

家庭教育期望的代际偏差、互动及影响^{*}

牛建林 齐亚强

提 要：随着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教育期望的代际对比特征与互动关系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家庭成员关系质量及其身心健康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本文利用 2010—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当代中国青少年与家长教育期望的代际差异、互动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全国 10—15 岁青少年中，个人教育期望与家长明显偏离的占四到六成，家长教育期望偏高的现象相对多见。家庭教育期望的代际偏差具有显著的不利后果：在城镇地区，家长教育期望偏高极易引发亲子间激烈争吵，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也有显著的不利影响。本文指出，由于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和路径依赖程度不同，代际偏差一旦出现，往往不会在短期内消弭。化解家庭教育期望代际偏差的不利影响，既需要对微观家庭的教育期望进行科学引导，也要重视教育供求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解决公众对高水平、优质教育需求上升与现阶段教育发展不充分的矛盾。

关键词：教育期望 代际偏差 青少年 亲子关系 心理健康

一、研究背景

受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影响，当代中国城乡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教育期望更加明确和强烈。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报告统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在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占比高达 95.7%（王卫东，2021）。与家长普遍较高的教育期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水平教育的实际升学机会仍相当有限。截至 2020 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家庭转变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项目编号：18BRK035；负责人：牛建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54.4%，同期大学本科及以上毛入学率远不及50%。^①二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折射了现阶段我国教育发展的根本矛盾，即公众对高水平、优质教育的需求上升与现实中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由此导致近年来教育领域竞争不断升级、升学竞争低龄化。

家长教育期望不仅反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期待和重视程度、影响家庭教育决策与投入，而且对青少年个人教育期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既有研究指出，个人教育期望最初是在家长教育期望的引领和熏陶下产生的；成长过程中，随着个人认知发育和外部环境影响，亲子间教育期望可能偏离（Eccles & Wigfield, 2002; Wu et al., 2018）。在家庭规模小型化、家长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普遍提升的背景下，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对比关系已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亲日常交流互动、家庭关系质量以及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郭筱琳等，2019；李适源、刘爱玉，2019）。鉴于此，考察当代青少年与家长教育期望的代际对比特征与互动关系、探讨其潜在影响，不仅是教育和家庭研究的重要议题，也对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构建和谐家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18 年的数据，试图考察当代中国青少年与家长教育期望的对比特征及其互动规律，探讨教育期望代际偏差的可能影响。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当代中国青少年和家长教育期望是否存在显著的代际偏差；（2）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和变动趋势如何；（3）教育期望的代际偏差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当代家庭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直接检验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动态相依关系，弥补了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家庭亲子间教育期望互动关系的研究空缺，为既有理论提供经验检验和必要补充；其次，利用全国代表性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亲子两代人教育期望的变动机制，为理解其代际偏离现象的成因与变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知识；最后，文章考察了教育期望代际偏差对亲子关系质量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回应了当前学龄人口家庭及全社会最为关切的现实问题。

①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计中包含了适龄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等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口，2020 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普通专科生占比超过 1/3；由此估算，大学本科及以上毛入学率远低于高等教育入学率。相应数值参见教育部《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jyb/sjzl/sjzl_fztjgb。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教育期望意指对个人未来教育获得的期待，典型的教育期望包括自我教育期望、家长教育期望、教师等重要他人的教育期望。由于家庭在教育决策和投入方面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研究家庭教育期望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过去几十年间，这一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成果。

（一）关于教育期望的理论建构

现有关于教育期望的理论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期望价值理论（Expectancy-Value Theory）。该理论由教育心理学家提出，阐释了教育期望的形成、变动机制及其对教育活动的实践意义（Eccles et al., 1983）。根据该理论，“期望”是个体对胜任特定行为过程的判断，“价值”是相应行为的预期收益，二者共同决定个体的行为决策、实践过程与结果。在当代社会，教育的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同，教育期望对个人教育决策、学业表现和最终教育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期望价值理论强调环境因素对个体教育期望的影响。根据该理论，个人教育期望最早萌生于幼年期，家庭作为幼儿最主要的生活环境，对其教育期望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家长教育期望为幼儿教育期望的萌生提供了模板和参照。成长过程中，个人教育期望可能随认知发育和家庭以外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调整变化，其直接途径为个人对自身学业表现和学习胜任力的（再）评估。这一过程中，个人教育期望与家长教育期望保持动态相依，任一方的调整变化均会带动另一方做相应的变动；二者在动态调整中趋于新的收敛。基于这一理论，一种常见的推论认为，亲子间教育期望偏离的现象是短暂易逝的（Eccles & Wigfield, 2002; Wigfield & Eccles, 2000）。

不过，现实中亲子教育期望偏离现象并不少见，且在一定范围内持续存在。这对上述推论提出了质疑，也引发了理论探讨。其中，自我差异理论（Theory of Self-Discrepancy）从心理学视角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个人自我包括不同维度，即理想自我（ideal self）、应然自我（ought self）和现实自我（actual self），其中任两者相互偏离均意味着不同性质的“自我差异”，由此可能产生不同的心理健康后果（Higgins, 1987）。根据自我差异理论，在个人教育发展中，家长教育期望、个人教育期望和个人学业表现分别对应“应然自我”“理想自

我”和“现实自我”，当三者相互偏离时，需要通过改变学业表现或调整教育期望以缓解其矛盾，实现新的匹配或平衡（Wigfield & Eccles, 2020）。不过，与期望价值理论隐含的推断不同，自我差异理论强调不同类型的自我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心理健康后果。由此推断，自我差异往往并非转瞬即逝，各维度的自我相互偏离后并不总能快速实现新的匹配或平衡。这为研究亲子教育期望的偏离现象及其潜在后果提供了逻辑基础与现实需求。

（二）经验发现

到目前为止，关于家庭教育期望的经验研究大多单独考察家长教育期望或青少年个人教育期望，仅少数研究关注了亲子教育期望的差异。以下分别针对这些经验发现进行梳理和总结。

1. 家长教育期望的特征与影响

现有关于家长教育期望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其人群差异和对子女发展的影响。研究指出，家长教育期望因城乡、家庭社会经济特征而异。城镇地区家长的教育期望高于农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中家长教育期望平均更高（魏勇、马欣，2018；杨春华，2006）。有研究发现，家长教育期望的分层现象因城乡而异：在城镇地区，家长教育期望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相关；但在农村地区二者呈非线性关系，经济条件中等的家庭中家长教育期望最高（魏勇、马欣，2018）。

既有研究大多认同家长教育期望对子女个人教育期望、学业表现和人力资本发展具有影响。不过，关于相应影响的性质和强度，现有研究结论还存在明显争议。部分研究认为，家长教育期望较高有助于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和教育预期（Li et al., 2019；周密等，2019）、降低学业倦怠水平（李若璇等，2018）、促进情感依赖（马欣、魏勇，2017）、培养耐力和应对挑战的能力（Ganzach, 2000）、提高控制感和生活满意度（Jung et al., 2018；Flouri & Hawkes, 2008）；也有研究强调，家长的教育期望过高、或包含课业指导的“显性”教育期望会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压力，导致出现厌学情绪、学业表现下降及其他不利后果（Bodovski, 2010；方超、黄斌，2019；蔺秀云等，2009）。

2. 青少年教育期望的特征与作用

目前关于个人教育期望的经验研究大多以学龄青少年为考察对象，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对教育发展的实践意义。主要研究结论包括：其一，环境因素影响青少年的

教育期望,具体包括家庭环境、社会制度(丁百仁、王毅杰,2016)、学校环境(靳振忠等,2019;梁玉成、吴星韵,2016)、同伴特征(Andrew & Flashman, 2017;曹蕊、吴愈晓,2019;吴愈晓、张帆,2020;张阳阳、谢桂华,2017)等。其中,家庭环境的影响更为突出,具有不可替代性(Wu et al., 2018;杨中超, 2018;王甫勤、时怡雯,2014)。

其二,个人教育期望对学业表现和最终教育获得具有重要的预测力。平均而言,教育期望越高,个人的学业表现越好、最终教育获得也更高(Johnson & Reynolds, 2013; Zhang et al., 2011)。

第三,个人教育期望随年龄增长存在一般性下降趋势(Jacobs et al., 2002)。国外基于教育追踪调查的研究发现,个人教育期望的调整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小升初阶段其下调的可能性最大(Eccles et al., 1989; Wigfield et al., 1991),且相应调整倾向存在文化差异(Zhang et al., 2011)。

3. 亲子教育期望的代际差异与潜在后果

除上述单独考察家长或个人教育期望的经验研究外,少数学者关注了亲子教育期望不一致的现象及其影响。研究指出,亲子教育期望不一致的现象在不同社会广泛存在,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个人教育期望低于家长教育期望(Wang & Benner, 2014; 蔺秀云等,2009; 罗良、郭筱琳,2019)。社会经济地位越低,亲子教育期望不一致的现象越多见(李适源、刘爱玉,2019; 张楠,2021)。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对青少年学业发展(李适源、刘爱玉,2019; 王甫勤、时怡雯,2014)、心理健康(Gallagher, 2016)、幸福感(郭筱琳等,2019)等方面具有显著不利影响,相应影响的程度可能因成长阶段而异(Rutherford, 2015)。

(三) 既有文献的简要评述及本文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围绕个人与家长教育期望的特征和潜在影响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不过,由于各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研究范围不同,目前研究发现中还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而且,多数研究使用截面调查数据未能对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互动关系提供有效检验,由此导致现有文献仍存在明显的空缺。

具体来看,首先,针对青少年个人与家长教育期望的相依关系,既有经验研究主要检验了家长教育期望对个人教育期望的影响,几乎没有研究考察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这些研究大多隐含了家长教育期望不变的假设,与既有理论发现相悖。按

照期望价值理论, 亲子双方教育期望具有动态相依性, 任一时期二者的对比特征直接影响其后续调整变化。本文从动态视角出发, 结合经验发现的教育期望代际偏离现象、以及自我差异理论推断, 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调整与个人学业表现有关, 后者的改善需要个人付诸努力、逐步实现, 因而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调整可能呈现不同程度的粘滞性或路径依赖性。在出现偏差时, 家长下调或个人上调教育期望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据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 家长教育期望偏高时, 其后续教育期望仍可能相对较高, 个人教育期望则显著较低;

假设 1b: 个人教育期望偏高时, 后续家长教育期望并不显著更低。

其次, 现有文献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部分研究主张正向的积极效应, 也有不少研究持相反的观点。导致相应矛盾的可能原因在于, 以往单独考察家长教育期望影响的研究设计存在重要的遗漏变量偏误。由于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对比与互动特征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 单独考察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极有可能得出矛盾或误导性的结论。本文在修正相应研究设计的基础上,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 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独立的直接影响, 家长教育期望偏高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假设 2b: 在考虑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对比特征后, 家长教育期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不存在独立的不利影响。

最后, 现有研究鲜少关注教育期望代际偏差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在子女教育日益成为家庭生活重心的背景下, 检验相应效应对理解和回应近年来围绕子女教育出现的各种家庭矛盾和亲子冲突事件极为重要。鉴于此, 本文结合既有研究揭示的城乡教育生态竞争压力的差异 (雷望红, 2020),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家长教育期望偏高有可能增加亲子争吵频率, 且城镇地区尤为明显。

(四) 本文的研究设计

围绕上述研究假设,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分析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1. 亲子教育期望的动态相依关系。从动态视角考察全国青少年及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 检验二者的相依和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 探讨教育期望代际偏离现象的性质、持续性和变化趋势, 为既有理论提供经验检验和必要补充。

2. 教育期望代际偏离现象的潜在后果。本文选取青少年心理健康和亲子激烈争吵频率为研究切入点, 检验亲子教育期望偏差的潜在效应。通过探讨其影响的性质和作用机制, 回应与青少年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和社会关切。

三、数据与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0—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该项目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设计, 于 2010 年在全国 25 个省 (市) 抽取了约 15000 户家庭, 对其中所有家庭成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访。^① 按照调查设计, 该数据在调查基期对全国家庭户具有代表性。调查的内容包括个人、家庭和社区层次的主要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教育发展、健康状况等, 为研究当代中国家庭特征与变化、考察家庭教育期望的代际偏差及其影响提供了详实的数据。

(一) 数据特征和主要结果变量

在 CFPS 调查中, 个人教育期望信息的有效填答对象为历次调查时 10 岁及以上的被访者, 家长教育期望的有效范围为 15 岁及以下被访者的家长。^② 综合两个变量的有效收集范围, 本文将分析样本限定为历次调查时 10—15 岁的青少年被访者, 使用这些青少年与父母的配对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数据具有非平衡面板特征, 由 2010—2018 年期间达到 10 岁、但未超过 15 岁的被访者的所有观察记录组成, 共包括 6269 位青少年的 10168 条有效追踪记录。其中, 49.6% 的青少年有 1 次有效调查记录, 有 2 次或 3 次有效调查记录的分别占 33.2% 和 17.2%。

本文的结果变量包括家长教育期望、个人教育期望、个人心理健康和亲子争吵

① 关于该调查的详细介绍可参见项目官网: <https://opendata.pku.edu.cn/dataverse/CFPS>。

② CFPS 在 2010 年和 2012 年调查中仅针对 15 岁以下偶数年龄被访者的随机子样本收集了家长教育期望信息, 因而 2010 年和 2012 年实际分析样本的规模比 10—15 岁的调查样本小。在所有年份, 家长教育期望均仅针对一位主要家长 (母亲、父亲或其他主要监护人) 收集, 多数样本 (超过 3/4) 的填答人为母亲或父亲。为了尽可能将非完整家庭中的青少年样本包括在内, 本文对教育期望的分析未排除其他主要监护人填答的样本。因此, 文中“家长教育期望”以父母教育期望为主, 但不完全等同后者。关于二者的可能差异及影响将留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考察。

频率。表 1 展示了这些变量的定义和操作化方式。为便于分析,家长教育期望和个人教育期望使用通用的学制年限标准转化为教育期望年限;心理健康使用综合的“心理健康指数”来测量,指数取值在 0—1 之间,得分越高意味着心理健康状况越好;“亲子争吵频率”使用初始的计数测量。

表 1 结果变量的定义和操作化方式

	定义/测量	操作化
家长教育期望	(家长填答)“您希望孩子念书最高念完哪一程度”	将初始取值(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和不念书)按通用学制标准转化为教育期望年限,取值在 0—22 年之间,“不念书”赋值为 0
个人教育期望	“你认为自己最少应该念完哪种教育程度”	同上
心理健康指数 ^①	2010 和 2014 年(K-6 量表):“最近一个月有以下感受的频率”(情绪沮丧、郁闷;精神紧张;坐卧不安、难以保持平静;感到未来没有希望;做任何事情都困难;认为生活没有意义); 2012、2016 和 2018 年(CES-D8 量表):“过去一周有以下感受的频率”(情绪低落;做事费劲;睡眠不好;愉快;孤独;生活快乐;悲伤;无法继续生活)	对各年份的量表按照健康状况越好、分值越高的原则统一赋值后求和、进行极差标准化,生成取值在 [0, 1] 的指数。 具体如下:对 K-6 量表的问题统一赋值(0 = 几乎每天、1 = 经常、2 = 一半时间、3 = 有些时候、4 = 从不),求和后除以最大可能值 24,形成相应年份的心理健康指数;对 CES-D8 量表中正向心理感受(“愉快”和“生活快乐”)反向赋值,然后统一编码(1 = 多数时候、2 = 经常、3 = 有些时候、4 = 几乎没有),求和后除以最大可能值 32 得到相应年份的心理健康指数。指数得分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亲子争吵频率	“过去一个月,你和父母大概争吵了几次”,特指亲子间“因意见不合而大声争辩、互不相让的情况”出现的频率	计数测量,取值在 0—50 之间

(二) 模型设置

本文使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进行分析。选用该模型的主要原因如下:其一,本文的结果变量互不独立。广义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有效处理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联立拟合提高估计和检验效率。其二,结果变量的测量等级不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对这些变量适用不同的连

① 为控制不同年份心理健康量表替换使用的可能影响,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加入“量表类型”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也对使用 K-6 和 CES-D8 的有效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支持了主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结函数,保证模型设置的正确性;同时允许各模型的有效样本量不同,能够最大化利用有效信息。第三,本文使用的数据存在群组结构,广义结构方程模型的分层设置为准估计结果变量的方差构成和模型参数提供了技术保障。

根据数据结构特征,本文拟合的模型包括三个依次嵌套的层级,分别为区县、被访青少年及其追踪观测记录。模型中,“家长教育期望”“个人教育期望”和“心理健康指数”为定距测度,使用恒等线性连结函数;“亲子争吵频率”为计数变量,使用 Poisson 分布的 log 连结函数。核心解释变量为亲子教育期望的对比特征。在“家长教育期望”和“个人教育期望”的模型中,使用调查前一期的亲子教育期望对比特征以检验其滞后效应。^①在“心理健康指数”和“亲子争吵频率”的模型中,使用当期的亲子教育期望对比特征,考察其即时效应。

除核心解释变量外,模型还控制了可能对结果变量产生混淆效应的个人、家庭及社会环境特征。结合既有研究发现和调查收集的变量信息,本文考虑的控制变量包括:调查时期,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学龄阶段)、学业表现^②,父母的最高学历、家庭人均收入、住房困难情况^③和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所在区县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与非农人口比重。概括起来,这些变量测量了可能影响结果变量的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和地区人文社会环境,对理解青少年和家长教育期望、亲子关系质量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最后,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结果变量的动态变化特征,模型纳入了调查时期和年龄的交互项以辅助分解和检验时期、队列和年龄效应(Luo & Hodges, 2022)。

(三) 样本构成和主要变量分布

表2展示了分析样本的主要构成情况。在被访青少年中,近三成(26.08%)

① 使用滞后项的设计意味着分析样本中被访者的首次观察记录中相应变量信息缺失。为减少由此带来的样本损耗,本文使用样本均值对首次被访时相应变量进行了缺失值填补。这一处理可能会带来该变量效应的低估,但不影响其他变量的拟合结果以及本文的主要分析结论。敏感性分析支持了本文主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② 学业表现包括被访青少年自评学业表现得分和家长了解的平时成绩,鉴于这些变量对各结果变量的作用有别,本文在“家长教育期望”模型中使用家长填报的平时成绩,其他模型使用被访青少年自评学业表现。

③ 基于以往的研究发现,家庭居住状况可能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心理健康。因而,本文在亲子争吵频率和心理健康模型中纳入该控制变量。变量使用二分测度,1代表“有住房困难”,特指有以下任一情况者: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老少三代同住一室、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有的床上架起白天拆掉、客厅里架起睡觉用的床等;0代表没有住房困难。

的人于2010年进入观察,其余在后续调查年份渐次进入观察(或达到10岁)。男性被访者的占比(52.48%)略高于女性,城镇被访者约占四成(39.95%)。首次被访时,超过2/3的青少年在10—12岁之间,约相当于小学高年级学龄(以下简称

表2 分析样本构成及其首次被访时的社会经济特征(百分比或均值)(N=6269)

变量	百分比或均值	变量	百分比或均值
首次被访年份		平时数学成绩(家长填报)	
2010	26.08	优	27.86
2012	7.61	良	29.29
2014	30.40	中	29.01
2016	18.17	差	13.85
2018	17.74	自评学业表现得分	
首次被访时的年龄		1	3.96
小学学龄(10—12岁)	68.80	2	8.24
初中学龄(13—15岁)	31.20	3	45.90
性别		4	29.54
女性	47.52	5	12.36
男性	52.48	家长教育期望	
居住地类型		初中及以下	3.96
乡村	60.05	高中	13.38
城镇	39.95	大专	6.09
父母的最高学历		本科	63.01
初中及以下	76.29	研究生	13.56
高中	15.51	个人教育期望	
大专及以上	8.21	初中及以下	10.08
兄弟姐妹中的排行		高中	23.54
老大或独生子女	55.50	大专	6.99
排行第二	34.05	本科	46.74
第三或以上	10.45	研究生	12.65
家庭人均收入		亲子争吵频率	
最低25%	32.35	0	69.63
中下25%	31.56	1	9.68
中上25%	22.68	2	9.06
最高25%	13.41	3+	11.63
有住房困难区县非农人口比重	23.10	心理健康指数(标准差)	.77 (.18)
区县人均受教育年限(标准差)	8.56 (1.41)	区县非农人口比重(标准差)	22.43 (22.32)

注:(1)上表中多数变量(除性别外)为时变变量,表中数值仅反映被访者首次被访时的特征;(2)括号内为标准差。

“小学学龄”),其余处于初中学龄(13—15岁)。一半以上(55.50%)的被访者为独生子女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排行第二的约占1/3。被访者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双方教育水平均不超过初中的比例在七成以上(76.29%),至少有一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为8.21%。多数家庭的收入在中等水平以下(63.91%),两成以上的家庭有住房困难。被访者所在区县的社会发展状况差异明显,区县人均受教育年限从4.8年—12.8年不等,均值为8.56年;这些区县的城镇人口比重均值为22.43%。从被访者的学业表现来看,45.90%的青少年自评学业表现居于中等水平(3分),表现较好(4—5分)或较差(1—2分)的分别占41.90%和12.20%;从家长填报情况看,29.01%的青少年平时成绩为中等,成绩优良和较差的分别占57.15%和13.85%。

首次被访时,家长教育期望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超过八成(82.66%),同期青少年个人教育期望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约66.38%,比家长相应比例约低16个百分点。接近七成(69.63%)的青少年在首次被访时自报过去一个月亲子争吵频率为0,亲子争吵频率为1次、2次、3次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9.68%、9.06%和11.63%。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指数得分均值为0.77,分析样本中心理健康状况最差的被访者对应得分为0.33,不足均值的一半;总体来看,被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差异较大。

四、主要研究发现

基于上述数据和研究设计,本文首先对分析样本中亲子两代人教育期望的总体差异进行统计描述,在此基础上,拟合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动态相依关系、及其代际偏差的影响。

(一) 教育期望的代际差异:描述性统计发现

表3展示了城乡青少年与家长教育期望的总体对比特征。平均而言,青少年教育期望低于家长教育期望,这一差异在调查各年份以及不同特征的人群中普遍存在,也与以往研究发现相吻合(Wang & Benner, 2014; 罗良、郭筱琳, 2019)。^① 考察

^① 需要说明的是,CFPS调查中关于家长和个人教育期望的问法不同(详见表1),由此可能影响亲子教育期望的对比;不过,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相应问法较为通用,由此所得的调查结果也与以往研究发现相一致。

期内,农村地区被访青少年的教育期望比家长平均低 0.9—1.6 年,城镇地区低 0.7—1.7 年。随着调查年份的推移,亲子两代人教育期望的平均差距有所减小,城镇地区尤为明显。鉴于各调查年份的样本构成不同,相应差异是否反映真实的变化趋势尚需要下文进一步分解和检验。

从人群差异来看,不论城乡,个人教育期望均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但家长教育期望则不同。在城镇地区,家长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期望无显著差异,农村地区家长对女孩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男孩。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及家长的教育期望差异明显,在初中学龄段双方教育期望均显著较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亲子双方教育期望均显著更高,代际教育期望差异平均更小。

表 3 分析样本中被访青少年及家长教育期望年限的分布(年)

	农村		城镇	
	家长教育期望	个人教育期望	家长教育期望	个人教育期望
调查年份	***	***	***	***
2010 年	15.51	14.19	16.96	15.34
2012 年	15.74	14.11	16.94	15.26
2014 年	15.16	14.30	15.88	15.16
2016 年	15.31	14.41	15.98	15.20
2018 年	15.46	14.33	15.91	15.04
性别	*	***		***
女	15.30	14.43	16.20	15.41
男	15.49	14.11	16.18	15.02
年龄段	***	***	***	***
小学学龄(10—12 岁)	15.52	14.60	16.34	15.50
初中学龄(13—15 岁)	15.24	13.92	16.00	14.92
父母最高学历	***	***	***	***
小学及以下	14.88	13.75	15.27	13.85
初中	15.73	14.56	15.97	14.88
高中	16.09	15.14	16.50	15.68
大专及以上	16.44	15.75	17.14	16.70

注: * $p < 0.05$, *** $p < 0.001$ 。

利用亲子配对信息的分析结果^①显示,样本中亲子教育期望不一致的现象占五成左右;其中,家长教育期望高于青少年个人教育期望的现象明显更多,占比超过

① 受篇幅限制,相应结果未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三成。城镇地区亲子教育期望一致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女性被访者与家长教育期望一致的比例高于男性，超过家长的比例也高于男性。在初中学龄段，家长教育期望偏高的可能性更大；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家长教育期望偏高的比例明显更高。这些结果初步呈现了我国家庭教育期望代际偏离现象的总体特征、人群及时期差异。

（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家庭教育期望代际偏差的形成机制及其潜在后果，本文对前述4个结果变量联立拟合了广义结构方程模型，表4和表5分别展示了农村和城镇样本的模型结果。为便于结果的解释和对比，以下部分的讨论将结合表4和表5的模型结果，按照亲子教育期望的动态相依关系（对应“家长教育期望”和“个人教育期望”模型结果）、青少年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指数”）、亲子关系质量（“亲子争吵频率”）三个部分依次展开。

1. 青少年个人与家长教育期望的动态相依关系

本文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青少年个人教育期望与家长教育期望的正向相关关系依然高度显著（见模型1b和模型2b）。不论城乡，家长教育期望越高，青少年个人的教育期望显著更高。这一结果与期望价值理论的基本论断相吻合，印证了在青少年期家长教育期望对个人教育期望仍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这为亲子间教育期望的相依关系提供了经验支持。

表4 农村样本的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N=5129人次追踪记录）

	模型 1a： 家长教育期望	模型 1b： 个人教育期望	模型 1c： 心理健康指数	模型 1d： 亲子争吵频率
家长教育期望年限	—	.311 ***	.001	.020
个人教育期望年限	—	—	.001	.002
亲子教育期望对比（参照组=一致） [#]				
子代偏高	-.250	.277	-.009	.127
亲代偏高	.004	-.412 **	-.009	.086
时期（调查年份-2010）	-.034	.023	-.001	.121 ***
初中学龄（参照组=小学学龄）	.041	-.262	.006	.365 **
初中学龄×时期	-.001	-.023	-.001	-.087 ***
平时数学成绩（家长填报）	.452 ***			
自评学业表现得分		.476 ***	.006 **	-.130 ***
女性（参照组=男性）	-.171 *	.262 **	-.002	.205 **

续表

	模型 1a: 家长教育期望	模型 1b: 个人教育期望	模型 1c: 心理健康指数	模型 1d: 亲子争吵频率
父母的最高学历 (参照组 = 初中)				
小学及以下	-.464 ***	-.271 **	-.004	-.098
高中	.119	.440 **	.003	.452 ***
大专及以上	.594 *	.876 **	.016	.490
兄弟姐妹中排行 (参照组 = 独生/老大)				
排行第二	-.107	-.090	.002	-.182 *
排行第三或以后	-.092	-.380 **	<.001	-.246
家庭人均收入 (参照组 = 最低 25%)				
中下 25%	-.004	.083	.003	-.005
中上 25%	.090	.279 *	.011 *	.163 *
最高 25%	.143	.306	.009	-.184
家庭住房困难			-.015 ***	.238 **
区县人均教育水平 (年)	.176 *	-.040	.004	.071
区县非农人口比重 (%)	-.002	.003	<.001	.001
量表类型			已控制	
截距、随机方差、协方差 (略)				

注: (1)[#]变量在模型 1a 和 1b 中为滞后一期项; (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表 5 城镇样本的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N=3614 人次追踪记录)

	模型 2a: 家长教育期望	模型 2b: 个人教育期望	模型 2c: 心理健康指数	模型 2d: 亲子争吵频率
家长教育期望年限	—	.265 ***	-.000	-.021
个人教育期望年限	—	—	.002	.013
亲子教育期望对比 (参照组 = 一致) [#]				
子代偏高	-.257	-.024	-.016	-.130
亲代偏高	.293 *	-.740 ***	-.018 **	.480 ***
时期 (调查年份 - 2010)	-.167 ***	-.031	-.002	.057 ***
初中学龄 (参照组 = 小学学龄)	-.408 *	-.452 *	-.028 **	.155
初中学龄 × 时期	.081 *	.074	.003 *	-.039 *
平时数学成绩 (家长填报)	.408 ***			
自评学业表现得分		.457 ***	.010 ***	-.124 ***
女性 (参照组 = 男性)	.036	.321 **	<.001	.022
父母的最高学历 (参照组 = 初中)				
小学及以下	-.339 *	-.531 ***	.003	-.099
高中	.261 *	.507 ***	.001	.319 **

续表

	模型 2a: 家长教育期望	模型 2b: 个人教育期望	模型 2c: 心理健康指数	模型 2d: 亲子争吵频率
大专及以上	. 711 ***	1. 081 ***	-. 011	. 451 ***
兄弟姐妹中排行 (参照组 = 独生/老大)				
排行第二	. 020	-. 144	. 001	-. 098
排行第三或以后	-. 090	-. 320	-. 001	-. 360 *
家庭人均收入 (参照组 = 最低 25%)				
中下 25%	. 140	. 207	. 003	. 074
中上 25%	. 104	. 135	. 003	. 249 **
最高 25%	. 382 *	. 095	. 010	. 171
家庭住房困难			-. 006	-. 109
区县人均教育水平 (年)	-. 092	-. 036	. 006 *	. 055
区县非农人口比重 (%)	. 009 ***	. 007	<. 001	-. 005 *
量表类型			已控制	
截距、随机方差、协方差 (略)				

注：(1) #变量在模型 2a 和 2b 中为滞后一期项；(2)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模型结果显示，亲子教育期望的对比特征对青少年个人及家长教育期望具有重要的滞后效应。前期“亲代偏高”的情形下，当前家长教育期望仍相对更高（仅城镇地区显著，见模型 2a），青少年个人教育期望则显著更低（见模型 1b 和 2b）；与之相比，前期“子代偏高”的情形下，当前家长教育期望并不显著更低。这与本文假设 1a 和 1b 相吻合，为亲子双方教育期望调整的路径依赖性提供了支持。由于家庭对子女教育高度重视，当亲子双方教育期望发生偏离、特别是子女教育期望低于家长教育期望时，家长往往不会轻易下调教育期望，而是选择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包括时间、经济等）以帮助子女改善其学业表现；由此导致亲代偏高的教育期望代际偏离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Wang & Benner, 2014；罗良、郭筱琳，2019）。

除上述核心解释变量的效应外，模型中控制变量的拟合结果显示，农村地区青少年个人及家长教育期望均不存在显著的时期或年龄差异，但城镇地区家长教育期望随时间下降趋势显著，且小学学龄段家长教育期望的下降速度比初中学龄段家长更快。这一结果印证了家长教育期望的可变性，为亲子教育期望的动态相依性提供了间接支持。相应结果的城乡差异可能反映了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的结构性影响：与农村相比，城镇地区家长教育期望普遍更高，教育资源更为分化；受家庭和教育

资源差异的共同作用，城镇教育竞争更为激烈、升学竞争明显低龄化（黄超，2017；雷望红，2020；薛海平、徐丹诚，2022；张楠，2021），这可能导致部分城镇家长主动或被动下调教育期望。类似地，城镇地区青少年的教育期望也随年龄呈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与期望价值理论及既有的经验发现相一致（Jacobs et al.，2002；Wigfield et al.，1991）。

与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及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不论城乡，女性个人教育期望显著高于男性（陈鹏、李铭泽，2019）；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亲子双方教育期望均显著更高；个人的学业表现（自评或家长感知的）越好，亲子双方的教育期望也显著更高。农村地区家长对女孩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男孩，城镇家长的教育期望则无显著的性别差异；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处于中上水平（“中上 25%”）的家庭中，青少年个人教育期望显著更高；城镇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家庭中家长教育期望显著更高。这些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相一致（魏勇、马欣，2018），反映了城乡教育期望分层现象的差异。兄弟姐妹数及排行仅对农村地区青少年的个人教育期望具有显著影响，有兄弟姐妹、且排行靠后的青少年个人教育期望平均更低。这与“资源稀释理论”的推断相吻合，反映了农村地区家庭规模对个人教育期望的抑制效应。

最后，在人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家长教育期望平均更高；非农人口比重较高的地区，城镇家长教育期望也平均更高。这些结果从不同维度反映了地区环境、特别是文化资源和教育氛围对微观家庭教育期望的重要影响。

2. 亲子教育期望偏差的潜在后果：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关于“心理健康指数”的模型结果显示，在农村地区，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仅与个人学业表现、家庭经济特征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模型 1c）。个人学业表现越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更好。相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中等偏上收入家庭中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更好；有住房困难的家庭中，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平均更差。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后，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期望的代际偏差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再显著，这与本文研究假设 2a 不同。

不过，城镇地区的模型结果显示（表 5 模型 2c），亲子间教育期望偏差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稳健的独立影响。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家长教育期望偏高（“亲代偏高”）仍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不利效应；但家长教育期望本身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独立影响。这与本文假设 2a 和 2b 相一致，印证了

家庭教育期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亲子间的对比发挥作用的。家长教育期望较高并不必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在家长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子女自身教育期望时,其效应才表现为不利的健康后果。这一发现为既有文献中的矛盾结论提供了解释,厘清了家庭教育期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也突出了教育期望代际对比特征的重要健康意涵。

3. 亲子教育期望偏差的潜在后果:亲子关系质量

亲子关系是青少年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其健康成长具有核心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亲子争吵频率”为代理变量,检验城乡家庭的教育期望代际偏差对亲子关系质量的影响。

表5模型2d的结果显示,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后,城镇地区教育期望代际偏差对亲子争吵频率仍具有显著的独立效应,家长教育期望偏高(“亲代偏高”)显著增加亲子争吵的频率。这与本文假设3相一致,印证了近年来城镇地区教育竞争和升学压力不断升级背景下家庭内部亲子关系受到的现实考验(雷望红,2020)。

模型中控制变量的拟合结果显示,考察期内城乡家庭亲子争吵频率均随时间呈显著的上升趋势;与初中年龄段青少年相比,小学年龄段青少年自报的亲子争吵频率随时间上升速度更快。亲子间激烈争吵现象的增加和低龄化趋势,可能反映了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等因素的综合效应: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演变,当代家庭的代际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传统的家长权威型代际关系已明显式微,亲子两代人在交流互动中往往处于相对对等的位置。这些变化意味着,亲子两代人在观念、态度、行为等方面的差异更有可能在交流互动中直接表达,由此可能出现“因意见不合而大声争辩、互不相让”的情况。另一方面,教育竞争升级和低龄化的趋势对学龄儿童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减负”等教育改革实施初期,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家庭极易陷入普遍性焦虑和无所适从的境地(雷望红,2020),由此也可能增加亲子激烈争吵的风险。由此可见,亲子关系的和谐已成为当前城乡和谐家庭建设亟需重视的议题。

在控制其他因素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对亲子争吵频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不论城乡,个人学业表现越好,亲子争吵的频率显著更低。这一结果印证了教育在当代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不仅影响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调整变化,而且直接牵动着亲子交流互动及其关系的走向。与男性相比,农村

地区女孩与家长激烈争吵的频率显著更高（见表4模型1d）；城镇地区则无显著的性别差异。不论城乡，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中亲子争吵频率显著更高，中等偏上收入（“中上25%”）的家庭中亲子争吵频率也显著增加。这可能反映了中上社会阶层的家庭在激烈的教育竞争面前所感受的特殊压力，即所谓的“中产教育焦虑”。农村地区有住房困难的家庭中，亲子争吵的频率显著更高；多子女家庭中排行靠后的青少年与家长争吵的频率显著较低。在非农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城镇家庭亲子争吵频率平均较低。

综上所述，模型1d和2d的结果揭示了当代城乡家庭亲子互动特征及其矛盾冲突的复杂性。鉴于亲子关系质量对青少年成长和家庭和谐幸福极为重要，关于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专门探讨。

五、总结与讨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数据，文章系统考察了城乡青少年与家长教育期望的对比特征及其互动机制，并从亲子关系质量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两个重要维度出发，探讨了亲子教育期望偏差的潜在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城乡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总体较高，亲子两代人的教育期望存在明显偏差。现阶段，绝大多数城乡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为大学本科及以上。整体来看，家长教育期望不仅高于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的实际升学机会，也超过青少年自身的教育期望。因此，亲子教育期望不一致的现象相当普遍。就本文考察的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龄段青少年而言，个人教育期望低于家长的占比接近四成，此外还有一成以上的青少年个人教育期望超过家长。亲子教育期望的对比特征因青少年的年龄、性别、学业表现而异，也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特征等因素有关，反映了教育期望代际偏离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第二，亲子双方的教育期望具有动态相依性，不过二者的变动既非同步、也不必然趋于收敛，教育期望代际偏离现象具有持续性。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个人及家长的教育期望均可能调整变化，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对二者的调整具有直接影响。由于个人的学业表现隐含了与同期群、特别是同学同伴的比较，因而学业表现的效应在本质上映射了教育竞争的影响。本文发现，目前我国城镇地区初中学龄段青少年

的个人及家长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小学学龄,这一年龄效应独立于时期和队列差异高度稳健。不过,目前农村地区亲子双方教育期望并未呈现显著的年龄或时期差异。由于亲子双方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不同,二者的调整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性。教育期望代际偏差一旦出现,往往很难在短期内快速消失。

第三,亲子教育期望偏离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质量具有突出的不利效应,城镇地区尤为如此。亲子间教育期望不一致意味着两代人对教育活动的观念、态度、投入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可能对亲子日常交流互动以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发现,在城镇地区,家长教育期望偏高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同时还是亲子激烈争吵的重要原因。与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凸显、亲子矛盾冲突案例频发相呼应,本文的研究发现印证了这些问题的严峻性,并展示了相应现象低龄化的迹象。这些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重视青少年发展与和谐家庭建设,需要特别关注学龄人口及其家长教育期望的对比及互动特征,防范和规避教育期望代际偏离现象普遍化和长期化带来的不利后果。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家庭的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及其影响既印证了教育在当代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揭示了教育供求关系的根本矛盾及其衍生的教育竞争对家庭和个人发展的不利影响。化解相应问题既需要对微观家庭的教育期望进行科学引导,也要重视逐步解决教育发展的根本性矛盾,通过教育体系改革和制度建设扭转过度竞争的局面,促进教育生态良性健康发展。

首先,倡导全社会树立科学、全面的教育理念,正确认识教育过程及个人发展的多维性与长期性。确立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教育过程中的科学定位以及协调有序的联动机制,扭转教育生态中片面以成绩和升学率为导向的过度竞争、升学竞备低龄化局面。其次,在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中,注重体现教育需求变化以及国民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投资能力与意愿已明显提升,教育期待更高;这些因素有望从需求侧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快速发展提供推力。加之,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教育决策和发展规划应当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和引导教育需求,促进教育供求关系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均衡。再次,建立和健全教育发展的家庭及社会支持体系。倡导以爱、尊重、包容和理解为主体的新时代家庭关系理念,筑牢家庭对其成员、特别是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守护意识。同时,发展多方位的社会支持体系,为家庭教育提供必要的指导与支持,对社会成员提供健康咨询、引导等服务。

在此基础上,推动教育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举,为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人力资本强国、迎接科学技术与创新革命、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储备力量。

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与研究设计和数据可得性有关,本文主要从家庭视角出发考察亲子间教育期望的对比特征、互动机制及其影响,未对学校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提供直接检验。不过,个人学业表现从一个侧面衡量了青少年在同伴中的学业竞争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环境对本文结果变量的潜在影响。其次,本文主要从亲子关系质量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两个维度考察教育期望代际偏差的潜在后果。这些方面无疑是现阶段青少年发展中极为重要的领域,但教育期望代际偏差的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此。关于其他潜在影响的探讨,仍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

参考文献:

- 曹蕊、吴愈晓,2019,《班级同辈群体与青少年教育期望:社会遵从与社会比较效应》,《青年研究》第5期。
- 陈鹏、李铭泽,2019,《分割抑或趋同: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教育期望性别差距的城乡比较——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丁百仁、王毅杰,2016,《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基于四类儿童的比较研究》,《教育科学》第5期。
- 方超、黄斌,2019,《非认知能力、家庭教育期望与子代学业成绩——基于CEPS追踪数据的经验分析》,《全球教育展望》第1期。
- 郭筱琳、何苏日那、秦欢、刘春晖、罗良,2019,《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小学生情感幸福感的影响:学业成绩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第4期。
- 黄超,2017,《教育期望的城乡差异:家庭背景与学校环境的影响》,《社会学评论》第5期。
- 靳振忠、严斌剑、王亮,2019,《家庭背景、学校质量与子女教育期望》,《教育研究》第12期。
- 雷望红,2020,《中国城乡母职形象何以分化——“教育家庭化”中的城市“虎妈”与农村“猫妈”》,《探索与争鸣》第10期。
- 李若璇、朱文龙、刘红瑞、姚海林,2018,《家长教育期望对学业倦怠的影响:家长投入的中介及家庭功能的调节》,《心理发展与教育》第4期。
- 李适源、刘爱玉,2019,《家庭背景对学业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亲子教育期望偏差为解释中介》,《教育探索》第6期。
- 梁玉成、吴星韵,2016,《教育中的户籍隔离与教育期望——基于CEPS2014数据的分析》,《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 蔺秀云、王硕、张曼云、周冀,2009,《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因素——从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和学习投入角度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罗良、郭筱琳,2019,《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概念框架、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马欣、魏勇, 2017,《家长教育期望中的‘罗森塔尔效应’循环模型探析——基于 CEPS 的模型检验》,《新疆社会科学》(中文版)第 1 期。
- 王甫勤、时怡雯, 2014,《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社会》第 1 期。
- 王卫东, 2021,《回归教育本质,让孩子全面健康成长》,《光明日报》10 月 26 日。
- 魏勇、马欣, 2018,《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EPS 的实证分析》,《教育学术月刊》第 7 期。
- 吴愈晓、张帆, 2020,《“近朱者赤”的健康代价:同辈影响与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第 7 期。
- 薛海平、徐丹诚, 2022,《影子教育的剧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教育经济评论》第 1 期。
- 杨春华, 2006,《教育期望中的社会阶层差异: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子女教育期望的关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 4 期。
- 杨中超, 2018,《家庭背景与学生发展:父母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教育经济评论》第 3 期。
- 张楠, 2021,《亲子间教育期望差距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分析——基于 CEPS 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基础教育》第 2 期。
- 张阳阳、谢桂华, 2017,《教育期望中的班级效应分析》,《社会》第 6 期。
- 周密、孙晓瞳、康壮、黄利, 2019,《父母教育期望对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Andrew, M. & J. Flashman 2017, “School Transitions, Peer Influence, an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Formation: Girls and Boy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1.
- Bodovski, K. 2010, “Parental Practices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Social Class, Race and Habitu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1 (2).
- Eccles, J. 1983, “Expectancies, Values, and Academic Behaviors.” In J. T. Spence (ed.), *Achievement and Achievement Motives: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San Francisco, CA: Freeman.
- Eccles, J. S. & A. Wigfield 2002, “Motivational Beliefs, Values, and Goal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 Eccles, J. S., A. Wigfield, C. A. Flanagan, C. Miller, D. A. Reuman & D. Yee 1989, “Self-Concepts, Domain Values, and Self-Esteem: Relations and Changes at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7 (2).
- Flouri, E. & D. Hawkes 2008, “Ambitious Mothers-Successful Daughters: Mothers’ Early Expectation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arnings and Sense of Control in Adult Lif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8 (3).
- Gallagher, M. 2016, “Adolescent-Parent College Aspiration Discrepancies and Changes in Depressive Symptom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9 (2).
- Ganzach, Y. 2000, “Parents’ Education, Cognitive Ability,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teractive Effect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0 (3).
- Higgins, E. 1987, “Self-Discrepancy: A Theory Relating Self and Affect.” *Psychological Review* 94 (3).

- Jacobs, J. E. , S. Lanza, D. W. Osgood, J. S. Eccles & A. Wigfield 2002, "Changes in Children's Self-Competence and Values: Gender and Domain Differences across Grades One through Twelve." *Child Development* 73 (2).
- Johnson M. K. & J. R. Reynolds 2013,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Trajectories and Attainment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 (3).
- Jung, E. , W. Hwang, Y. Zhang & Y. Zhang 2018, "Do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in Adolescence Predict Adult Life Satisfaction?" *Family Relations* 67 (4).
- Li, Y. , T. Hu, T. Ge & E. Auden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Based Parental Involvement,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 A Mediation Analysis of Cognitive 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97.
- Luo, L. & J. S. Hodges 2022, "The Age-Period-Cohort-Interaction Model for Describing and Investigating Inter-Cohort Deviations and Intra-Cohort Life-Course Dynamic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51 (3).
- Rutherford, T. 2015,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Discrepancies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aspirations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0 (1).
- Wang, Y. & A. D. Benner 2014, "Parent-Child Discrepancies i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ctual versus Perceived Discrepancies." *Child Development* 85 (3).
- Wigfield, A. & J. S. Eccles 2000, "Expectancy-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5 (1).
- 2020, "35 Years of Research on Student's Subjective Task Values and Motivation: A Look Back and a Look Forward." *Advances in Motivation Science* 7.
- Wigfield, A. , J. S. Eccles, D. Mac Iver, D. Reuman & C. Midgley 1991, "Transitions at Early Adolescence: Changes in Children's Domain-Specific Self-Perceptions and General Self-Esteem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Junior High Schoo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 Wu, N. , Y. Hou, Q. Wang & C. Yu 2018,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in Chinese Families: Identifying Mediators and Moderator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7.
- Zhang, Y. , E. Haddad, B. Torres, & C. Chen 2011,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s' Expectations, Adolescents' Expectations and Adolescent's Achievement: A Two-Wave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NELS Data."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牛建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齐亚强）

责任编辑：赵晓航